



每每谈及人们生活的变化，我首先想起的定是瑶乡乳源的路。

许多年前，瑶山里勇敢的人们，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，不断寻找着自己的方向。黝黑、刚毅的瑶族汉子，在深山里狩猎伐树；灵秀的瑶家女人，临窗刺绣，守着一方家地。大山隔断了他们远望的视线，也掩藏了所有的美丽。一缕炊烟，从这头，到那头，他们的生活，便也仅从那头，回到这头。

前段日子，我在乳源县城见到赵大爷时，他正和孙子散步。他是生长在山里的瑶族同胞，后来儿子在县城发展得不错，也就把他接来了。赵大爷听说我想了解乳源修路的历史，倒是说起他小时候的一段趣事。

他第一次走出家门时才七岁。那天，天边刚刚露白，他就起床了，跟着爸妈去县里看汽车。他听爸妈说，他们从来都没见过汽车，听说汽车走起来很快，还带着风。县里设立了汽车站，很多人都好奇地想看看是怎么回事。

那是1955年。那一次出城，赵大爷说，他终于知道了山

外原来还有很多人，有很多新鲜的事物，也激起了他对走出大山的渴望，甚至，他很想知道，县城以外的世界。但是那一次，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从村里进城，来回要走过碎石满地的山沟，走过坑坑洼洼的山路，第二天，他的双腿红肿得厉害，好几天才消肿。也就是那一次，他见到了汽车行驶，路面上扬起黄色的尘土，他和几个孩子兴奋地跟在车后奔跑，直到汽车消失在视野中才怅然停下。

他在想，如果村里的人进城，可以坐着这个汽车，一下子就到了，还不用像他那样伤了腿，那该多好呀！

“没想到就成真了，儿子接我来县城的时候，就是开着小汽车来的，哈哈……”赵大爷摸了摸自己的头笑起来，一脸的骄傲。

当然，这样的梦想，是需要“路”的承载。人类的智慧，首先表现在能够找到适合自己走的路。“要致富，先修路”，是改革开放之初喊得响亮的口号，政府出资，村民集资，出工投劳，掀起了开山修路的热潮。人们热情高涨，怀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在披星

戴月的忙碌中，在古朴而又气吞山河的号子声中，在如雨汗水的劳作中，一条条乡间公路蜿蜒地伸向大山深处。当第一辆汽车沿着凹凸不平的毛坯路驶进山村时，欢呼声和鞭炮声响彻了整个瑶山，人们设下一场又一场宴席来庆贺这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。就连山里的鸟儿，也都感受到这无边的欢乐，鸣啼不断。

可是，山村的路是通了，却依然无法带领乳源人走出闭塞，走出贫困。

听说有一年，乳源一六镇的李子大丰收，香甜多汁，脆爽可口。可是一六镇的种李大户们，却沮丧地坐在堆积如山的李子旁，欲哭无泪。太慢了，没有对外的快速通道，运输麻烦，收购商们担心好货到手全变烂货，都不愿意来。这些李子算是彻底没了希望，农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在自己的手上，一筹莫展。

是的，没有通往县外的快速公路，消息进不来，产品流通不出去，就只能处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。修路，成为乳源人走出贫困必须要打的一场硬仗。

20世纪90年代，乳源交通建设大会战，短

短三年，省道S250线乳桂公路改建工程竣工，省道S249线坪乳公路改建工程全线通车，省道S258线石大公路改造竣工……一条条平整宽阔的公路穿山越涧而来，像一条条银白的飘带，飘扬在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之中。乳源的建设也步入了快车道，瑶山里的千家万户见证了现代速度带来的神奇效益。

瑶山的路决定了前进的速度，撑起了梦想和希望。而今，京港澳高速公路、乐广高速公路穿越境内，与其它公路构筑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体系。高速路上，灰色的防护栏，白色的行道线，共同构成一组组流畅的延伸。一辆辆钢铁的闪电在乳源境内划过，青山为之让路，绿水为之动容。

路，从美丽的瑶山出发，铺开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。

路，如流淌文明的动脉，带着乳源人奔赴开放富有的未来。

多少年，乳源人，凭着智慧与勤劳，开拓出一条条脱贫致富的“彩虹桥”。默默延伸的路，承载着惊人的辉煌，成就了今天让世界瞩目的乳源。

挖夏天的母亲

李勇

锄、铲、弯刀、镐头轮番在手中挥动，母亲最忙碌的夏季到来了。

初夏拽着晚春的衣襟，急急而来。老屋后果树下、菜园墙角边，风儿燥热不安地吹来，拂动着蓬勃的秧苗。太阳热辣，涌动的暖流从村庄这头窜到那头，大地上已是生机勃勃。

铲子沉闷地扎进菜园松软的土里，新鲜的泥土翻出来，潮湿的气息扑腾着，从泥土里冒出来。母亲带着陈旧的斗笠，蹲在垄沟里间苗。

菜园一角是母亲的玉米田。玉米苗借着风力和雨水噌噌地长高了一两寸了，株株玉米苗抖动着稚嫩叶片，在风中颤动。母亲先是在垄沟站定，弯下腰，再弯下腰，靠近秧苗，坚定地挖出多余的玉米苗，瞅准缺苗的位置，将铲子扎进去又掘开一个深窝，间出来的玉米苗被摞在土窝中央，一手扶正，一手用铲子将垄间散落的泥土回拢来，埋上、压实。

母亲种了一辈子田，她眼里哪儿容得下一垄禾苗残缺。她要苗齐整，她要一行行茁壮的玉米苗在田间生长、拔节、出穗、结棒。想到这些，母亲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手起铲落，间苗、挖苗，挖挖挖，头也不抬地挖呀挖。

许是累了，母亲慢慢地直起腰，有几道裂痕的手拄着铲把，坐在地头的木墩上喘着粗气。我把一碗凉白开递过去，母亲双手捧着碗沿，咕咚咕咚地将水一饮而尽，抹着嘴角的水滴，嘟囔着：“老喽，不服老不行呀，腰还来劲了，干点活要工钱！”夏风吹过她消瘦的身子，母亲理了理垂落的花白头发，抹了抹鬓角流下的汗水。

歇了一阵，母亲拎着锄头、镐头来到果

树下，查看长势正旺的细辛。层层叠叠的叶片簇拥在一起，挤得密不透风。母亲俯身，拨开叶片，露出纤细而直立的茎秆，抚摸着紫棕色的花萼。直腰，看准，抡起镐头掘下去，一墩细辛被撬动起来。蹲下，双手紧握茎秆，抖落泥土，小心翼翼地一株一株扯拽开，摆放在柳筐里。疏通了气流的细辛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一副欣然的样子。

全部种苗选好、挖出，母亲一手挎着柳筐，一手拎着铲子踱步到老屋后。一垄一垄把地掘开，一行一行摆齐细辛，埋土、踩实，一趟一趟浇灌。我唤了声“娘”，母亲没有回应，母亲看细辛苗看得入了神，她一生中把无数的表情给了土地，田记住了，苗记住了，吹过田地的风也记住了。

母亲拄着锄靠在槐树干上，目光投向新开垦的田地和栽种下去的新苗上，眼里满含希冀。

只因闲不住，母亲长年穿梭在田间地头；只因我喜欢细辛的清香，母亲就翻山越岭将一株株山间的生灵移到菜园墙角边，隔几年翻栽一遍。

老天看着母亲弯腰、直起，把自己的热情付之鸡鸣鹅狗，奉献给果树土地，老天收起云，变成雨，再下到母亲的田里。瞅见汗珠子成河流下，就招来一阵风，让母亲享享凉。

忽然间，母亲就老了，更多的力量从她的身体离去，可她仍然以年轻的姿态挖动着田地、庄稼、秧苗，翻动着春夏秋冬。时光在母亲的心里失去了威严，夏天在母亲的挖动下活跃、灵动起来，母亲挥舞着农具，在一株玉米、一颗细辛、子女心中铺垫着沉甸甸的幸福。

面黄肌瘦的娃儿。娃儿们的眼睛像长了钉子般，盯着笼中热气腾腾的包子。母亲听人说过，附近新搬来一户贫困户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那天，母亲把一大包肉包子塞到女人手里。此后，母亲会经常送些米粉、大米给那个女人，直到后来搬离村子，母亲也只知道那个女人姓丁。

六年前，母亲从我工作的城市回到村里老家常住，丁婆婆便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母亲也乐得有这么个伴。母亲有时要去镇上购物，丁婆婆就骑着电动车接送；母亲想去打牌，丁婆婆提前给她占好位置，任谁说也不让；果园里的橘子、李子刚熟，丁婆婆会先摘了给母亲送来尝尝。丁婆婆的热情让母亲过意不去，母亲每次便装些我寄回去的零食和热带水果，让她带回去给孙子吃。

母亲出院那天，我们刚到家，丁婆婆就提着五十个鸡蛋登了门。母亲好奇地问：“我刚回，你咋知道的？”丁婆婆拉着母亲的手说道：“前几天就听说你要出院，我这两天都跑了好几趟了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”当时，母亲差点流下眼泪，我在一旁听着，心中也是好一阵感动。

近年来，母亲执意独居老家，住的是新房，用的是自来水、煤气灶，平常也可以上网视频，生活不可谓不方便，但我与兄长们长年在外地工作，终归不能陪伴左右，心中难免牵挂有加。这次回乡，看到母亲与左邻右舍关系和睦，并且还有几个老闺蜜相伴，生活其乐融融，心中便多了一份安慰。

老有所养，同时老有所乐，这才是老人真正需要的幸福。



独秀

赵锡超
摄

我家的专属“菜篮子”

盖瑞萍

上周末，我又去母亲那里拎了一兜菜回来，品种繁多。邻居看见了说：“这真是家有菜园，菜品都不重样啊！”我笑着点头，心里清楚这都是母亲的功劳。

母亲有个小菜园，节气更迭，菜的种类也跟着变换，春天是菠菜、香菜、生菜等叶子菜，夏秋有丝瓜、西葫芦、豆角等，冬天则是大白菜。母亲常说，“吃菜要按时令来，什么季节吃什么菜，过了那个季节，菜吃起来就没有那个味儿了。”

小菜园里除了时令蔬菜，也有很多“时髦”菜，像姑娘果、拇指西瓜、迷迭香、芝麻菜等。母亲学会了网购之后，经常在网上买一些新奇的种子。母亲常常发现这个不错，那个也好，就都买种子回来种种试试！

母亲菜种得虽然多，吃得却极少。这个时节，青菜疯长，母亲经常打电话给我，让我们下班的时候顺路过去捎带些青菜回来。等菜上桌，老公认边感叹：“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咱们家这菜真是不重样地吃，你别说，咱妈种的菜真是又新鲜又好吃！”孩子嘴里塞得满满的，也跟着说：“姥妈种的菜就是好吃，爸爸你多给我留点。”

等豆角、丝瓜、茄子都成熟了，吃都吃不

完，母亲就会千方百计寻找储存的方法，我们的菜品中就出现了豆角干、丝瓜干、茄子干等干制菜。在母亲那里，就没有多余的菜，仿佛万物皆可晒。她说：“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就不愁没得吃了。”我开始觉得根本没必要，现在哪里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呢？但母亲却总是笑笑继续手上的活。不过还真别说，过去几年宅家不方便买菜，而我们却从不担心没有菜吃。母亲存储的菜，经过烹制，一点都不亚于新鲜蔬菜，我们一家吃得有滋有味，我笑称，“这真是母亲的菜园子，儿女们的菜篮子！”

我女儿也喜欢母亲的小菜园，一到周五放学，她就嚷嚷着要去姥娘家过周末。等到了那里，她会屁颠屁颠地跟在母亲后面，帮着摘摘菜，浇浇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她告诉我：“妈妈，姥娘家的空气真新鲜，你看那些蔬菜长得那么水灵，肯定是吃了很多空气，我也要吃很多空气，这样我就会变成漂亮的公主了。”“傻瓜，那是因为蔬菜们感受到了姥娘的爱，就可劲地长了呗！”是呀，放眼望去，绿意横生，母亲的菜园里一片生机勃勃。

我站在地头，看着绿油油的菜，再看看院子里一老一小正说着幼儿园里的趣事，笑声绵延不断。

滴水岩村的嬗变

陈斌

滴水岩村是个老地名，现在已更名为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，也就是俗称的“三矿井”，原永荣矿务局关闭的“三矿井”曾经就建在这里。近年来，荣昌区综合利用废弃的矿井和部分工业遗迹，盘活存量资产，如电影院、招待所、职工食堂等，同时依托当地丰富的陶土资源，兴建了数个陶艺工作室，建成了具有陶文化特色的青年旅社等，气势恢宏的荣昌区美术馆也已落成，已经形成较具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园，是声名远扬的网红打卡地。

滴水岩村从旧日废弃的矿井到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嬗变，实现了她华丽的转身，也为资源型企业关闭退出后的价值再利用，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地。善哉，妙哉！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曾经无数次到过滴水岩村，在朋友邀约下，今年初夏，我又一次来到这里。我们从城区出发，不一会儿就进入宽敞笔直的陶都大道。道路两旁花木茂盛，路灯造型融入陶器元素显得庄重大方，从安陶博物馆向右前行几分钟，就来到了“三矿井文化创意产业园”。

沿着指引标识，我们在鲜花掩映的乡村林道，慢慢地走进村子。此时，水稻已经栽种得差不多了，桃花、李花等也已远去，油菜结籽待收。此时，只有树上桃李压弯了树枝，沉甸甸的，像谦恭的长者向不谙世事的晚辈示范着人间的礼仪。再细看，一群小朋友正穿着白衬衣、胸佩红领巾，在树下“扯草”，田边插着写有“新时代文明实践活”字样的黑板，一个个小朋友认真地拔去树下的野草，以便花木茁壮成长。

一转眼，“荣昌区美术馆”几个大字映入眼帘。抬眼望，三个起伏且相连的圆拱形建筑，既似矿洞又与烧制陶器的陶窑几分神似。把“前山矿”后山炭，中间窑烧陶罐罐”的民谣诠释得淋漓尽致。

从美术馆出来，我们来到西侧的“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”。这是一座仿巴渝民居风格的院落，布置得十分典雅，很有书香气息。队员们正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今天的主题是为学生向清华学子踊跃提问，清华学子与中学生们分享应考感悟，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据介绍，工作站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、基层治理、文创开发、环境治理等主题，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工作，为助力乡村振兴献计献策。

在村子西北方向山腰处有一座土砖修筑的院落——“西山雨陶坊”，一对青年男女遇见“泥”，从此与陶土为伴，他们的故事十分励志，也特别感动人。他叫管永双，2014年大学毕业后和同学也是女友，因喜爱上荣昌的优质陶土和当地文化来到这里，从此与荣昌陶结下不解之缘。创办一间工作室并非易事，最初，他用仅有积蓄租了一间农房，添置制陶设备，购买砖、水坭、河沙等建筑材料，搭建柴火窑，但因种种原因，几年间工作室搬迁了三次。最后才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，在这个土砖院落继续他的文创新之旅。

管永双与妻子一道潜心研究，不断尝试，提高制陶技艺，每天选泥、晒泥、揉泥、制坯、晾坯、打磨、刻花、上釉、烧窑，每道工序都精益求精，匠心打造，几年间进行了诸多创新，赋予了每一件作品活的灵魂。如今，管永双独立设计搭建的“春桑窑”成为荣昌陶最大的柴烧窑，一件件精美的陶艺作品见证着他的奋斗历程。

当我们乘坐的车辆沿回程徐徐启动时，回望村庄，她正披着万道霞光，用她丰腴刚健的身姿，展示着美丽乡村的自信。

月色下的麦田

耿庆鲁

芒种时节
月亮的灯盏
照亮大地的麦田
收麦的老爹在地头休息

蝉鸣悠扬
蛙声相伴
丰收的喜悦
让人感觉不到累

月光清照
麦香芬芳
一穗穗沉甸甸的金黄
丰盈庄稼人的日子

地头的小花
在月色下闪光
那些被割下的麦子
在大地的怀抱中入睡

青草之上
闪亮的露珠向麦子告别
芒种时节的庄稼
就要颗粒归仓

老爹站起身来
浑身充满了收获的干劲
一弯镰刀
在月色里闪亮